

06

遷校建設的堅持： 訪水保系榮譽教授黃俊德

文 / 通識教育中心 姜宜君助理教授



The Department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一條筆直寬闊的林蔭大道，自屏科大校門口延伸進校園數百公尺，直達北大武山的山腳下。這幅曾讓國外沙烏地阿拉伯部長讚嘆不已的壯麗景觀，是本校遷校時期水保系教授兼農場主任黃俊德老師，偕同系所師生及許多愛護學校人士共同努力、堅持不懈的成果。

黃俊德教授擔任本校（時屏東農專）水保科科主任有六年的時間，至民國八十五年退休為止，在校服務近三十年。遷校初期只有水保系在內的幾個科系率先搬遷，一切從無到有，建設困難重重。黃教授謙虛地表示：「勞務工作是我的興趣，為學校做事也是應該的，所以做起來很輕鬆，沒有什麼辛苦的。」當時吳功顯校長深知水土保持的重要，把水保看成第一要務，黃教授憑藉著自身專業與對工作的熱忱，欣然接受吳校長的任命參與遷校之初水土保持工程。於是屏科大從原本遍布的鳳梨田、整片紅色的泥巴地，經過無數人的辛勤耕耘，漸漸成為當今名副其實的「國家公園大學」，黃教授回憶起遷校的點點滴滴時曾提及：「那時農場有兩名職員特別認真，加上四、五個技工與臨時工友，一共有二、三十位人力，有住在附近的村民也有原住民，大家同心協力地工作，大概是愛護這個學校吧，甚至到了傍晚、深夜，也會自動留下來幫忙，所以我做得很愉快，大家也很有工作效率。」

06

The past
of
NPUST



然而，遷校時負責開發的營建公司以平地的建設規劃見長，遂以建設平地的思維套用於這項在當時可能是國內最大面積的山坡地開發案，著實忽略了山坡地最重要的：是「水土保持」問題。黃教授指出，有些新的教室與校舍蓋好之後，才從監視器畫面觀察出問題，只好逐一將這些缺失修補起來。除此之外，內埔地區一年超過二千六百釐米的雨量，讓校園的排水設計成為一項挑戰性極高的工程，原本是鳳梨田的山坡地，每每下雨，到處都是紅色的泥巴。黃教授帶領著農場員工們遍植草皮，並運用同理心帶領著團隊，他說道：「我帶人沒有什麼祕訣，就是看他們有什麼需求，在不妨礙公務的範圍內讓他們自由，開始工作前我會先跟他們溝通，認為不可行或是有困難的，先提出來，曾經有一些我沒想到的事情，他們還會自動提出並且做好。還有，不要用命令的模式（口氣），也許你的職位跟薪水比他高，但不見得比他聰明啊！」所以，在這樣的氣氛下，每一位農場同仁無不發揮愛護學校的向心力，常常自願加班。短短不到兩年的時間，校園內的泥地大多變為綠地，每逢下雨時也不再泥水滾滾的景象。原來，在排水的設計上，雨水會先在校園內被擋下來，然後再穩定的排出校園，以降低原本就處於低窪的老埤村淹水的機率。雖然校門口若雨量過大時，仍偶有淹水的情況發生，黃教授說，如果沒有遷校時良善的排水設計，淹水的情況恐怕會更加嚴重。

一般城市道路的規劃都是以交通流量做為主要依據，原本進校門後馬路的設計也依循這樣的準則，認為不需要蓋到這麼寬；然而黃教授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認為交通流量的多寡並非唯一考量，而且校園景觀也很重要，所以中間的分隔島刻意做寬一點，並規劃為花園。後來證明黃教授的堅持是對的，連來訪的沙烏地阿拉伯部長都再三讚嘆道：「我就是要蓋一所像這樣的學校！」。



黃教授的另一個堅持，就是種植永久樹。校園原本有許多鳳凰木，並不是永久樹；而選擇種植永久樹做為行道樹的原因，是因為永久樹生長緩慢，樹齡卻很長，而且不容易有病蟲害。黃教授仍記得，校方曾邀請許多屏東地方首長與當地民意代表，與學校師生共同栽植樹木，讓屏科大緊密的與社區力量凝聚在一起。

前人種樹，後人乘涼。進校門後眼前筆直開闊的大道，襯上遠處中央山脈山系的層層疊峰，讓屏科大的校門，顯得氣勢磅礴，也讓進入校園的師生與訪客們頓時心曠神怡。試問，遷校起初若沒有黃教授的堅持，這樣的景觀或許只能一直塵封在你我的想像裡？如今適逢本校校慶九十五週年，很榮幸曾採訪水保系榮譽教授黃俊德老師，讓這段胼手胝足的遷校歷史流傳開來，同時讓屏科大優良傳統與「仁實」的典範精神，得以繼續傳承下去。